

跟名师一起 用心灵阅读

新课标经典名著

著名作家领衔编写 特级教师温情导读

SCHOOL
EDITION
学生版

欧·亨利 短篇小说精选集

[美] 欧·亨利 原著

南京大学出版社

新课标经典名著



欧·亨利 短篇小说精选集

[美] 欧·亨利 原著
于李丽 改写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欧·亨利短篇小说精选集 / (美) 欧·亨利著; 于李丽改写. —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6. 6

(新课标经典名著: 学生版)

ISBN 978-7-305-16818-5

I. ①欧… II. ①欧… ②于… III. ①短篇小说-小说集-美国-近代 IV. ①I712.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089715 号

出版发行 南京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南京市汉口路 22 号 邮编 210093
出 版 人 金鑫荣

丛 书 名 新课标经典名著·学生版
书 名 欧·亨利短篇小说精选集
著 者 [美]欧·亨利
改 写 于李丽
责任编辑 贾小芳 宋冬昱

照 排 南京理工大学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印 刷 北京中印联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80×1230 1/32 印张 9.375 字数 150 千
版 次 2016 年 6 月第 1 版 2016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5-16818-5
定 价 20.00 元

网 址: <http://www.njupco.com>
官方微博: <http://weibo.com/njupco>
官方微信号: njupress
销售咨询热线: (025) 83594756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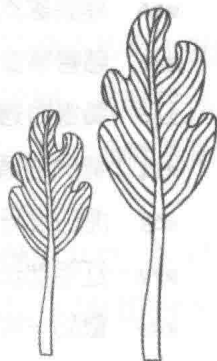
* 凡购买南大版图书,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所购
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目录

CONTENTS

- 001 麦琪的礼物
- 008 爱的牺牲
- 017 警察与赞美诗
- 026 咖啡馆里的世界公民
- 034 二十年以后
- 038 爱神与财神
- 048 证券经纪人的浪漫故事
- 054 带家具出租的房间
- 062 天堂窗
- 072 失死之交
- 080 婚姻手册
- 096 回合之间
- 105 没有完的故事





- 114 华而不实
124 比绵塔薄饼
138 索利托牧场的卫生学
159 饕餮婚姻
181 苹果之谜
200 活期贷款
207 公主与美洲狮
216 托拉斯的破产
226 催眠家杰夫·彼得斯
236 慈善事业数学讲座
246 夤缘奇遇
254 精确的婚姻学
263 虎口拔牙
272 红毛酋长的赎金
285 最后一片叶子





麦琪的礼物

一共就一块八毛七，而且其中六毛还是硬币。这些小硬币是平时买东西讨价还价一分两分省下来的，付出的代价就是背上了一个“抠门”的名声。黛拉想起这事就感觉脸上发烧。明天是圣诞节，她已经数了三遍啦，数来数去都是一块八毛七。

这点钱能做什么呢。黛拉只能坐在破旧的小沙发上默默地流泪。目前的情况让她觉得，生活就是这样，有时候你要哭泣，有时候你要抽噎，有时候你要微笑，不过抽噎总是占优势。

等黛拉心情平静下来后，我们来看看她的家吧。这是一套每周8元租金的房子，不过破烂得可以，跟贫民窟相差无几。



楼下过道里专门设置了一个信箱，但是从来没有信投进去。信箱上还有一张写着“詹姆士·迪林厄姆·扬先生”的卡片。

卡片上的主人从前春风得意，每周能挣三十元。而现在每周收入只有二十元，卡片上的字迹也显得有些模糊不清。每当詹姆士·迪林厄姆·扬先生回家时，詹姆士·迪林厄姆·扬太太（前文的黛拉）就会一边喊着“吉姆”，一边紧紧地搂住他，一切都显得很美好。

黛拉哭够了，便站起来往脸上扑了点粉。她站在窗边，面无表情地看着后院的灰篱笆旁边的一只灰猫。用这一块八毛七，她打算明天圣诞节给吉姆买一件礼物。她辛辛苦苦就只能攒下这么点钱。一个月二十块，家里开支往往不够，她实在是没有什么办法来节省啦。不过她内心真的希望可以买一件能让吉姆称心如意的礼物。

两扇窗户之间有一面镜子。这种镜子在租金只要八元的房子里经常见到。你只有对着这种镜子左右晃动，才能看到一连串狭长的身影，这些身影合起来就是一个人的准确容貌。黛拉身材苗条，对这种照镜子的技术了如指掌。黛拉突然走到镜子面前，她眼睛放光，飞快地把头发打散，披了下来。

詹姆士·迪林厄姆·扬家有两件东西让他们引以为荣。一件是吉姆的金表，那是他祖父传下来的。另一件就是黛拉





的头发。黛拉要是洗头后把头发甩到窗外晾干，哪怕是戴着金银首饰的女王也会相形见绌。即使一个国王有着满屋子的珠宝，当他看到吉姆的金表后也会心生嫉妒。

此刻披着长发的黛拉看上去美丽极了，长发闪闪发光，像一道棕色的瀑布。长头发一直垂到她的膝盖上，就像一件衫子罩着她。突然，她又飞快地把头发整理好，一动不动地站着，眼睛里滚出了两滴泪水，泪水滴在了磨光了的红地毯上。

黛拉像下定决心了似的，迅速穿上那件棕色的旧外套，戴上棕色的帽子，飞一般冲下楼去，来到街上。她在一块写着“莎弗朗妮夫人/经营各种毛发类商品”的招牌前停了下来。她喘了几口气，镇定了一下，走进店去。店主是一位胖太太，神情冷冰冰的。

“你愿意买我的头发吗？”黛拉问。

“过来。”胖夫人说，“取下帽子，让我瞧瞧。”

帽子一取，棕色的瀑布倾斜下来。

“二十块。”胖夫人一边老练地提着头发，一边说道。

“马上给我钱。”黛拉说。

可以想象，接下来两个小时黛拉是多么开心。她去到各个商店为吉姆搜索合适的礼物。最后她终于找到了，这件礼物她相信肯定是专门为吉姆打造的，因为在其他商店都没有找到像这样让她中意的礼物。这是一条带饰物的白金表链，



朴素高雅，只有吉姆先生的金表才配得上它。卖家收了她二十一元，她揣着剩下的八毛七急匆匆赶回家了。有了这条表链，吉姆以后就可以大大方方地在任何人面前掏出表看时间了，原来他的表只串了根旧皮带，他看时间时只能偷偷地瞧上一眼。

黛拉到家之后，点上了煤气灯，拿出了卷发钳，因为她要弥补由爱情和慷慨带来的损失。这份工作的艰巨性可想而知。

黛拉用了差不多四十分钟，让自己的头覆盖上了细小的卷发，这使她看上去就像一个逃学的中学生。

“要是吉姆瞧我一眼，”她自言自语地说，“他肯定会说我像歌剧合唱队的歌手。可是我能怎么办——一块八毛七能买什么呢？”

晚上七点，咖啡煮好了，准备煎牛排。吉姆回家一向很准时。黛拉将新买的表链抓在手里，坐在靠门的桌子旁，吉姆总是从这里进屋的。接着她听到了脚步声，脸色变得煞白煞白的。她心里很忐忑，祈祷着她现在这副模样在吉姆眼里依然漂亮。

门开了，吉姆走了进来。他看上去瘦削而庄重。这个只有二十二岁的年轻人要撑起一个家，可怜的人儿！当他看到黛拉的那一刻，他停住了，就像一条猎狗闻到鹌鹑的气息那样一动不动。他盯住黛拉，眼神里有一种让黛拉无法理解的



神情，这让黛拉感到害怕。因为这神情不是愤怒，也不是惊讶，也不是赞成，也不是恐惧，不是黛拉所预想的任何神情。

“吉姆，亲爱的，”黛拉叫着，“不要这么盯着我。我把头发卖掉了，因为我想在圣诞节送你一件礼物。反正头发会长出来的，你不介意吧？而且我头发长得很快。来，说一声‘圣诞快乐’吧。你还不知道我为你买了多么漂亮的礼物呢。”

“你剪掉了头发？”吉姆有些结巴，仿佛不相信眼前的事实。

“卖掉了。”黛拉回答，“不管怎样，你还是像以前一样爱我，对吗？”

吉姆带着好奇的神情四处打量着。“你说你的头发不在了？”他有些不敢相信这是真的。

“你不用找了，”黛拉说，“我已经卖掉了，再也没有了。现在只剩下这短卷发了。亲爱的，对我好一点，我是因为你才卖掉它的。”她突然用又认真又幸福的语气说，“或许我的头发是数得清的，但是谁也数不清我对你的爱。吉姆，我去煎牛排了，你等着啊。”

吉姆似乎从恍惚的状态中清醒了过来。他拥抱了黛拉，然后从外套口袋里掏出一个小包放在桌子上。

“别误会我，亲爱的。”吉姆说，“不管是长发还是短发，都不能让我对妻子的爱减少一分一毫。只要你打开这个小包，你就知道为什么我会一下子愣住了。”



黛拉雪白的手指灵活地解开了绳子，然后她小心翼翼地打开了包装纸。一阵狂喜的欢呼之后，突然变成了女人神经质的哭泣和抽噎。吉姆不得不想方设法来安慰黛拉。

摆在桌子上的礼物是一整套发饰——插在两鬓的，插在脑后的，这正是黛拉在百老汇大街的橱窗里看到后念念不忘的那一套。这套发饰用玳瑁制成，边上还镶嵌着宝石，其色泽正好配黛拉那头美丽的棕色头发。黛拉从来没有想过会得到这套发饰，她只不过心里存着希望而已。可是现在，她有了，她痴心妄想的饰品却不能装饰头发了。

黛拉紧紧地抱住吉姆，过了好久，她才泪眼朦胧地笑着对吉姆说：“不要紧，我的头发长得特快，真的！”然后黛拉幸福得像一只小猫一样跳了起来，还“啊！啊！”地叫着。

想到吉姆还没有见到他的漂亮礼物，黛拉赶紧拿出来递给他。表链上闪闪的光泽映衬着黛拉明媚而热情的神情。

“这看上去是不是挺好的，吉姆？我跑了好多家才买到的。现在你可以每天都掏出表来看了。把你的表给我吧，我要装上去看看它到底是什么样子。”

吉姆没有掏出表来，而是一下子坐到沙发上，双手放在脑后微笑着看着黛拉。

“亲爱的，”吉姆说，“我们暂时把圣诞礼物放一边吧。这两件礼物都很好，只不过我们目前都不能用。我也将表卖了，给你买了礼物。好了，现在请你去煎牛排吧。”





亲爱的读者，我给你们讲了这个不足为奇的故事，他们不明智地为对方牺牲了各自最宝贵的财富。不过对当今的聪明人来说，对所有送礼的人而言，他们俩又是最聪明的。



爱的牺牲

一个人一旦爱上了艺术，就算牺牲再多也是可以忍受的。但下面的故事证明这样的结论也是不正确的。

乔·拉若比出生在中西部的一个小镇，镇上长满了星毛栎，他从小便显示出了非凡的绘画天赋。早在六岁的时候，他就在镇上成名了，因为他画了一幅镇上风云人物从公用水泵前走过的画，这幅画后来装上画框，与一个营养不均衡的玉米棒子一起陈列在镇上杂货铺的橱窗里。乔·拉若比在二十岁的时候，戴着飘逸的领带，揣着空瘪瘪的钱包，一个人去到纽约闯荡。

黛丽娅·卡拉瑟斯出生在南部的一个村庄，村庄内到处是松树。作为村庄里唯一能在钢琴上弹出六个八度音的孩子，村民们都认为她是音乐天才，他们自愿捐出钱财，帮助



她到纽约学习。遗憾的是她并没有完成学业，接下来发生了下面的故事。

纽约有很多工作室，不同的艺术青年会经常聚在一起，他们谈论画画、谈论音乐、谈论文学，乔和黛丽娅便在这样的一个工作室认识了。相识后的乔和黛丽娅很快便陷入了热恋，他们迅速结婚组成了一个幸福的家庭。一个人一旦爱上了艺术，就算牺牲再多也是可以忍受的。

夫妻俩搬进了一套偏僻安静的公寓里，尽管这里荒无人烟，但他们不仅有各自追求的艺术，还有彼此之间的爱护，因此他们的生活还是很幸福的。

这种幸福与房子大小没有关系，一个幸福的家庭，房子再小也可以想更多的办法——梳妆台放倒可以用作弹子台；壁炉的架子也可以拆来划船；写字台还能当床睡；洗脸架则可以用作竖琴，就算是房子窄小，四面的墙壁就在眼前，不是还可以在房子中间拥抱吗？如果不幸福的家庭，即使房子宽得可以在里面开火车，可是家人之间见上一面都觉得很难过。

乔在马吉斯特大师的班上学画画，这个大师是个名不副实的先生，他收费高，却很少能在他的课上学到东西。黛丽娅的钢琴老师叫罗森斯托克，这位先生也只有有在琴键上乱敲一气的本领。

在还有钱花的日子，他们过得逍遥自在，也很有目



标，乔想学到更多的绘画技巧，以便能早日画出像样的画，好让那些满脸络腮胡子、钱包鼓鼓的老绅士们花大把大把的钞票来抢购他的画作。黛丽娅则要先将曲子熟悉起来，然后学会到剧场内摆出行家的样子，还能在人少的时候，借口身体不舒服溜进餐厅大吃特吃。

回到公寓的家中，这种生活才叫人羡慕——两人有着同样的梦想，共同畅谈他们的理想和追求，相互打气，可口、健康的早餐，丰盛的晚餐，每天晚上还有美味的牛肉卷和奶酪三明治作为夜宵。

可是没过多久这种追求艺术的日子就过不下去了，因为他们只出不进，钱包渐渐空了，甚至都没有钱交学费了。一个人一旦爱上了艺术，就算牺牲再多也是可以忍受的。为了他们的艺术梦，为了生存，黛丽娅说她可以出去找找教音乐的工作。

随后的几天，黛丽娅天天出去打听有没有谁家孩子想上音乐课的，终于有一天她满脸开心地回到了家中。

“我终于找到了一份工作，这个学生是阿·彼·平尼克将军家的大小姐，住在七十一街上一套豪华的房子里。”她兴高采烈地说着，“哦，亲爱的乔，你也应该去看看这个气派房子的大门，你一定认为这种建筑是拜占庭风格。进去后更是让人大吃一惊，我今天算是开了眼界。”

“将军的女儿，也就是我的学生，叫克莱门蒂娜，她今



年十八岁，是一个讨人喜欢的小姑娘，她长得娇小漂亮，喜欢穿白色的连衣裙，可爱极了。以后我每周要给她上三节课，每节课能挣到五块钱。不过钱多少我不在乎，如果还能再找到两三个学生我就能挣到回去上课的学费了，不要担心，日子会好起来的，亲爱的乔，今晚我们吃一顿好的晚餐吧。”

“你运气真好，黛丽，”乔一边说一面用小斧子和切肉刀打开一听青豆罐头，“可是我呢？你认为我会让你一个人出去工作，然后我自己却在艺术的海洋里遨游吗？我发誓，我绝不会这样做，我就是去卖报纸，去修马路，一天也能挣一两块钱回来的。”

黛丽娅走了过来，抱住了他的脖子。

“乔，亲爱的，别做傻事，你必须坚持学下去，再说我也不是放弃了音乐去做别的事情，我也是边教边学啊，我是绝不会放弃音乐的。这样我们每个星期有十五块钱，就可以过得像百万富翁一样快活了。你千万别想太多，跟着马吉斯特先生好好学习。”

“好吧。”乔说着，拿出了那只贝壳形的蓝色菜碟，“可是想到你要出去上课，我还是很不乐意，那绝对不是艺术，你做出这样的牺牲真是太伟大了，你是一个让人佩服的人。”

“你一旦爱上了艺术，就算牺牲再多也是可以忍受的。”黛丽娅说。



“马吉斯特先生说我在公园画的那幅素描很不错，尤其觉得我画的天空很好。”乔说，“丁克尔已经答应我可以挂在他的橱窗里，如果哪天能被哪个有钱的傻瓜看中，说不定还能卖出一幅呢。”

“我相信你的画能卖掉，”黛丽娅温柔地说，“现在还是让我们来感谢平克尼将军和这块烤羊肉吧。”

从那以后的整个星期，拉若比夫妇每天早早吃过早饭，乔要急着赶到中央公园，去画几张晨光中的素描，每天七点钟的时候，黛丽娅伺候他吃完早饭，拥抱、鼓励、亲吻，送他出门。艺术真像个爱意满满的女朋友，乔每天晚上回家时，都已经七点多钟了。

周末的时候，疲倦不堪却带着自豪的黛丽娅，得意地掏出三张五块钱的钞票，放在了客厅那张长8米宽10米的桌子上。

“有时候，”她有些不耐烦地说道，“克莱门蒂娜真会折腾人，她可能练习得不好，同样的内容我需要翻来覆去地教上很多遍，而且她总是穿着一身白衣服，让人看了难免觉得单调。好在平克尼将军是一个很可爱的老人，乔，你要是能认识他就好了，我教克莱门蒂娜弹琴的时候，他有时也会进来看看，你知道吗，他妻子已经过世了，他往那里一站，摸着他那花白的胡子，‘十六分音符和三十二分音符学得怎么样啊？’他每次都这样问。”

